

赤内羅 審判氏



合伙人



合伙人

〔智利〕赫纳罗·普列托著
徐玉明译 徐瑞华校

合 伙 人

[智利] 赫纳罗·普列托 著

徐玉明 译 徐瑞华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0 册

书号: 10100·503

定价: 0.44 元

责任编辑 汪永标

前 言

赫纳罗·普列托 (Jenaro Prieto, 1889—1946), 智利小说家。生于首都圣地亚哥。一九一二年大学毕业后不久, 开始给报纸撰写文章。几年后, 在一家杂志当负责人。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间, 被选为议员。他写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 字里行间充满了生动切实的见解, 尖刻辛辣的讥讽和令人深思的诙谐。新闻工作扩大了他的眼界, 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他是当时智利新闻界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 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在文学创作方面, 赫纳罗·普列托写过几本书, 小说《合伙人》(1928) 的发表奠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 成为智利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这部小说在智利和拉美其他国家发行了很多版本, 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墨西哥, 把它搬上了银幕; 在西班牙, 被剧作家鲁加·德特纳改编成剧本, 五十年代初在马德里上演, 获得显著的成功。

《合伙人》所描写的故事, 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主人公胡利安·巴尔多原是个穷困潦倒、毫无运气的地产经纪商, 为人诚实正派, 性格优柔寡断, 他写过诗, 富有幻想。在那种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环境中, 象巴尔多这种人注定是个败者。但他凭空捏造了一个合伙人以后, 他的一切都改变了。起先, 这个不存在的合伙人不过是个借口, 一块挡箭牌。渐渐

地，合伙人有了姓名，叫沃尔特·戴维斯，而且还是个英国巨商。后来，合伙人逐渐有了他的形态、嗜好、性格和生活习惯，变成了一个活龙活现的英国佬，密斯脱戴维斯这个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的大名几乎是尽人皆知，并且没有人对他的存在产生过怀疑。靠了戴维斯的威望，巴尔多用股票来作投机生意，结果大大获利。于是，想靠投机发财当个百万富翁的欲望使他着了魔，并使这个一向严肃诚实的人只得靠撒谎过日子，甚至还瞒住自己的妻子。从此，他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成了一个阔佬，在社会上也有了地位，甚至有了漂亮的情妇。但后来，这个不存在的合伙人处处与他作对，甚至干涉他的家庭生活，弄得他狼狈不堪。他的情人也抛弃了他，爱上了那个不存在的英国富翁，甚至他的忠厚贤良的妻子也想念着丈夫的合伙人。他毅然决定摆脱合伙人的阴影，与他断绝合伙关系，又跟他决斗。一旦失去了戴维斯这个靠山，巴尔多就破产了，以至最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孩子病死，老婆出走。但戴维斯还是不断地刺激他，嘲笑他，百般折磨他，弄得他神经错乱。最后，戴维斯这个幽灵又来到他家里，他开枪射击，但戴维斯是杀不死的，因为他不过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骗人的东西。巴尔多无计可施，只得开枪自杀。警察得到确凿证据，巴尔多是被戴维斯谋杀的，于是去寻找这个并不存在的凶手。

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对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淋漓尽致、辛辣无比的讽刺。巴尔多们认为，在这个社会“黄金就是一曲胜利的凯歌，百万富翁则是一位撮弄数字、赋诗作词的风流雅士。”可是他们的金钱都是靠欺骗和剥削而来的。巴尔多们虽然在买卖金矿股票，但矿井里根本没有金，甚至连有没有矿井都是个问题。正是这种孤注一掷的赌博的狂热和想不

费吹灰之力尽快发财致富的欲望统治着这个社会。

《合伙人》大胆地采用现实与虚幻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两个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让戴维斯这个虚幻的人物生活在巴尔多的现实环境中，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发展、激化。在这方面，作者处理得很成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作者笔下，没有繁琐冗长的环境描写，而是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把人物活动的场所画龙点睛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自然界的一切形态和事物，如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海浪流水，树木山丘，舟船屋宇，无一不与人物的内心活动紧相契合。作品对其他人物的描绘，往往落笔不多，却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如写戈尔登贝克的无赖狡诈，作者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把他以一只死苍蝇换一杯冷饮的场面有声有色地勾画出来。

《合伙人》构思奇特，题材别致，具有独特的风格，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译 者

唯一真实的人物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倘若小说家十分下贱，从现实生活中抄袭他们的人物，那至少应该假装是他们的创造，而不是以此自诩。

奥斯卡·王尔德

—

“不行呀！这要跟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你知道，我是很乐意给你贴现这张票据的。可是……我们已经同意我的合伙人的意见……”“哎，要是我不跟人合伙，能自个儿支配资金的话，这事儿我早就给你办妥啦……可是很遗憾，合伙人……”

合伙人，合伙人，老是合伙人！

这天上午，胡利安·巴尔多在愁闷苦恼的贴现中，听到类似这样的话已经是第八次了。

一听到“合伙人”这个词儿，他就耷拉着脑袋，象兔子似的咧嘴一笑，只是连声回答道：

“是的，是的。我理解你的处境。谢谢你。”

可是他刚一出门，就咬着嘴唇嘟嘟哝哝地骂开了：

“混帐王八蛋！我帮过他多少次忙……而现在却搬出什么合伙人来……哼，明明是骗人的鬼话，还以为我不知道？谁会同这种蠢家伙合伙呢？”

冰冷的雪子抽打着他的脸。那细小的晶状碎屑，似乎硬是要在他那张由于失眠而本已消瘦的脸庞上琢磨一番，这就加

重了他脸上的那种牙雕制品常有的苦行主义的味道。

大街的尽头，看起来仿佛透过一层翠绿色的玻璃。高高耸立的大楼，象是用空盒子叠起来的庞然大物，一幢紧挨着一幢，仿佛在疾风劲吹之下冻得簌簌发抖。

“合伙人……合伙人……”胡利安·巴尔多嘴里还在咕嘟着，“这是骗人的把戏，是可耻的诡辩……或许还要糟糕……对，这简直是十足的冒名顶替。真不知羞耻！”

在街角那儿，有一群人团团围住一辆出租马车在看热闹。胡利安也踱了过去，伸长脖子往围观的人堆里瞧。这些蠢家伙，原来在看一匹死马！

那头倒霉的牲口躺在那儿，四肢僵硬，脖子象块木板，两眼混浊不清，牙齿咬得紧紧的……它好象在笑呢。

死马的脸上露出一副怪相，带着极大的讽刺。胡利安目不旁视，凝神盯着它。多可怜的畜生！终有那么一天，他胡利安也会象这头畜生一样，因劳累过度和种种烦恼的折磨而倒下死去的……或者是由于债权人，或者是因为车夫，抑或是为了一个女人……那仅仅是名字不同而已！

哦，死马的这副笑容，分明是在对他说：

“巴尔多老弟，别睁着凄惨的眼睛瞧着我。你我两个中间，最不幸的也许不是我……我已经卸掉了拉车的重担，现在该休息啦。今儿晚上，当你用过粗茶淡饭，仍然不能从身上卸脱家庭的重荷，无法入眠的时候，我却能象现在这样安安稳稳地睡大觉。明天，你的老婆孩子又要登上马车，一个肥胖的债权人会重新拿起鞭子；而你呢，为生活所迫，嘴里衔着马嚼子，只能一声不吭地重新开始一天的奔波。不过你别以为我在拿你的命运取笑。我遭受的折磨教会了我要待人厚道。我脸上的这

副怪相，在你看来是笑容，其实只是我蔑视车夫的一种表示……现在对我来说，他手执鞭子气势汹汹的那副神气，是多么滑稽可笑啊！我嘲笑车夫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呢！”

“巴尔多伙计，你老实招认吧，你在妒忌我！”

这太放肆了！

胡利安很想回敬它一下。它那温和而又仁慈的语调，非但没有减轻现实给他造成的刺痛，反而更加使他感到屈辱。真见鬼！他竟被一匹死马称作伙计！一个地产经纪人，居然在大街上同一头瘦马的遗骸发生龃龉，这是否明智呢？

他朝四周扫了一眼。在那一圈挤得紧紧的围观者里，有个女人十分显眼，她差不多还是个小姑娘呢。她身穿一件华丽的貂皮大衣，大衣的毛皮上别着朵朵鲜花，好比一个是冬天，一个是春天，把伸在宽大衣领外面的那张姣美的脸蛋映衬得格外妩媚动人。

她的那双佯作天真的眼睛——就象电影明星的眼睛那样天真——闪露出蒙娜丽莎般的笑容。



“这匹马是您的吗？”

“您问我这个干吗，小姐？”

“因为……您瞧着它的那副眼神是那么忧伤！”

胡利安也不回答，只是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太过分了！他干的事儿与这个女人有什么相干呢？马是他的？难道她觉得他象个马车夫？

她带着大吃一惊的神气，回头对她的朋友——一个身材矮胖，肤色黝黑的女人，在她的帽子和嘴巴之间，只露出一点头尖——说：

“你瞧，格拉谢拉，这位兽医先生好象生气了。”

“傻瓜！”那一位笑了，“什么时候你才不胡闹呢？”

说罢，这女人就拉着她的胳膊，把她拖出了人群。

胡利安那怒不可遏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她，一直盯到在人行道旁等着她们的汽车为止。她那对明亮的眼睛又带着笑容，透过车窗朝他看了看，似乎在说：

“您别介意！开个玩笑嘛……我知道您是谁……请原谅我吧。”



他可不想开什么玩笑。真是岂有此理！让她去拿别人寻开心吧！她竟然称他为兽医先生！简直是没有教养。毫无疑问，她是在摆贵夫人的架子。似乎谁都有资格教训他似的。死马……姑娘……真是怪事！一个女人叫他兽医比一匹死马称他伙计更使他感到恼火。

二

戈尔登贝克这小子可真是发福了！他那宽领尖的领子里堆满了肥肉，一对小眼睛冷酷无情咄咄逼人，鼻子深陷在两颊的肉堆里，活象一只伏在窝里的狐狸。胡利安打量着他的时候，不禁痛苦地回想起过去的岁月。

这个身分显赫的商人曾经是他中学里的同学，今天亲自光临他这地产经纪人简朴无华的写字间，实在不胜荣幸。

戈尔登贝克，“癞蛤蟆”戈尔登贝克，那时大伙儿都是这样称呼他的。这好象就是昨天的事情。他记得有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因校长生日而放假，癞蛤蟆戈尔登贝克鬼头鬼脑地拉住他的胳膊。

“喂，巴尔多，你有钱吗？”

“有。只有一个比索……我要买练习本的……”

“没关系。明天我给你带来。我会从我兄弟那儿弄来的，他是个傻瓜蛋。我们现在去吃冷饮好吗？”

吃冷饮，那是个多么好的建议啊！胡利安记得，听到他的这个建议时所感受的诱惑力，同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所受到的诱惑力完全一模一样：今天，这个衰老的、痴肥臃肿的戈尔登

贝克对他说：“那桩买卖说起来是有点儿怪……可不管怎样，它总归是桩有利可图的买卖。”

“我没有本钱。”胡利安怯生生地说，“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现在胡利安不象中学时代那样，用“你”来称呼他了。

“本钱吗……？这倒不需要。”

哦，从敢作敢为这方面来看，戈尔登贝克丝毫未变。他还是以前的他！这个预科三年级的矮矮胖胖的黄头发小伙子，手里拿着顶水兵帽翻来转去的，当时他也象今天这样满有把握地推翻了胡利安提出的另一些并非不重要的理由。

“只有一个比索……我们连给堂倌的小费都没有……一杯冷饮五十个生太伏，一个比索刚好够我们买两杯……”

“你的意思是说三杯吧？”

“怎么，你疯啦？”

“你真是个笨蛋！瞧！”

癞蛤蟆戈尔登贝克在衣袋里掏呀摸的，象找什么宝贝似的。然后把手里的一个黑乎乎的小东西给他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知道……是只苍蝇……一只死苍蝇……”

“傻瓜！这又是一杯冷饮！”

“我不懂。”

现在胡利安也正是这么说的。“我不懂，做一桩生意不需要本钱，这我可搞不懂……”不过，少年时他更驯服顺从，那天假日，他让戈尔登贝克拖着，满腹狐疑、惶惶不安地走进咖啡店。

当他听到他的同学敲着大理石台面的桌子，用差不多和他父亲同样有力的声音喊了起来的时候，是多么吃惊呀！

“跑堂的！来两杯草莓冰淇淋！”

那冷饮真是美味可口，它所产生的巨大诱惑力，使他真想伸出舌尖把它舐干，要不是有这么多人话……甚至那小铲子似的匙儿也那么迷人。唉！要是那个一到傍晚就变成玫瑰色的整个山岭都是草莓冰淇淋做的话！突然，萨莫埃尔捏了他一把。

“你瞧！”

他把那只苍蝇往喝剩不多的杯子里一放，连声叫道：

“跑堂的，跑堂的！这杯冷饮里有脏东西！”

那位在餐桌之间忙忙碌碌、晃来晃去的老侍者，托着堆满了杯子、碗碟的大盘子，稳了稳身子，走了过来。

“请原谅，先生。没关系，我再给您带一杯来。”

癞蛤蟆戈尔登贝克得意洋洋地瞅了胡利安一眼。

“看见了吗，巴尔多？可不能让人当傻瓜啊！”

就是这位恪守自己理论的萨莫埃尔，现在正向他提出商务方面的建议。

“眼下的问题是，您要正式宣布发现一个金矿，地方我到时候指给您看。”

“金子生意……？”胡利安不大相信地说。

戈尔登贝克随手拿起一支雪茄衔在嘴里，象是为了掩饰他的笑容。

“请您放心，金子往后会有的。说到底，做生意都是为了金子。最终目的总归是要弄到金子。可是我倒宁愿直接就弄到钱，我相信您也是这个意见。这样事情就简单得多，不需要沙里淘金，也省却了排水的麻烦。”

“当然罗！”胡利安·巴尔多心想，“从钱袋里掏钱总比从

金矿里淘金要容易得多啊!”

他听着萨莫埃尔的一番话，不禁满腹疑团。在他那艰难蹉跎的生活中，每当他屡次三番地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这个学友的显赫成就时，就痛苦地想到了苍蝇与冷饮之间的对等关系。真有意思！这样的人哪能不成功呢！

而他，恰恰相反，优柔寡断，萎靡不振，是个不折不扣的败者。

对他来说，这间又潮湿又狭窄的写字间，简直就是一座监狱；而那只黑色洋箱是个极大的讽刺，那本日历更是废物一件！

戈尔登贝克跟他谈金矿生意时，怎么能那样信口开河、倨傲放肆，竟然跟他说什么：“不过这一回，您的生意倒并不是立足于金子之上的。”

“怎么？”胡利安惊异地问。

戈尔登贝克似乎在一大口蓝色的烟雾之中消失不见了。当他从烟雾中冒出来时，眉梢眼角含有一种狡诈险恶的神情。

“您瞧，巴尔多。您会在这上面得到一笔可观的佣金。我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此事托付给随便哪位，可是我想到了您。您的处境……我怎么说呢？”

“处境困难。”巴尔多坦率地说。

“总之……中学时代的回忆，尤其是，我知道我是同一位正人君子打交道。在委托您提出申请的时候，我已经对您表示了一次信任。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坦率地谈谈的……是吗？”

胡利安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那好。”戈尔登贝克说，“事情比看起来的要容易。您唯一需要的是小心谨慎。”

“那么真有金子吗？”

“哎呀，有报告嘛！报告总是可以向矿井要的嘛……不管怎样，您会弄到钱的。至于我呢，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有沙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懂。”

“用不着您懂。等您看到矿床的位置时，您对这笔交易，也就是说‘我们的交易’，会看得更清楚些。因为您也会持有自由支配的股票……”

戈尔登贝克嘴里咬着哈瓦那雪茄，喘着气，欠起沉重的身子，朝写字台挪了挪椅子。尔后，拿起一张报纸，用他那支巨型金笔动手勾画一张草图。

“您看：这是河，这儿是矿床。城市在这边。除此以外没有旁的地方可以挖到沙子了。要么他们把我想卖给他们的东西买下来，要么他们别造房子。现在您明白这笔交易了吗？”

“很好。可那样一来，沙子含金不含金对您来说有什么关系呢？要金子又有什么用处呢？”

戈尔登贝克兴奋地搓搓手。

“瞧，您这就不问起要金子又有什么用处来了吗？好吧，我来告诉您，那是用来证明政府的租让许可是正当的。再说呢，金子是我们用来吸引股东的诱饵，是吸引那些我们称之为云雀的股东们的闪闪发亮的玻璃碎片。”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胡利安高兴地想，“倒也不乏某种诗人的气派。他居然把他手下的牺牲品称之为云雀……”胡利安不由自主地做出一副快活的样子打量着他；而他呢，一口口不停地吸着雪茄，继续大谈他的计划。

“是的，我的朋友。您有了这块租让地，随即以一万英镑卖给我的一位朋友，他再以两万英镑卖给我和巴斯蒂亚斯合

办的公司，于是建立一个‘万宝’金矿公司。股东们会象苍蝇那样扑上来，他们会出四万英镑向我们买所有权。我们只收一半现金，以显示我们在交易中的信用；剩下的呢，折成股票。您不感到高兴吗？”

胡利安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抬起手在额头、鬓角和颧骨上抚摸着他的瘦骨头。他对妻子、孩子和他那贫困的家庭的思念，在他脑海中翻腾。他那脆弱的、膨大而摇晃的脑袋活象一盏中国灯笼。他用手捂住额头，不让痛苦的思念显露出来。可是戈尔登贝克那明亮而又顽强的目光，从他的指缝之间穿透而过。他又一个劲儿地问：

“您不感到高兴吗？”

“我非常感谢您。”巴尔多说，“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不但是的。”

“要知道，”他胆怯地解释道，“这些事儿我不很熟悉。矿业交易，我压根儿也没搞过。由于跟我的本行不同，我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您又不是小孩！您怕搞投机吗？那就别投机好了。您可以象巴斯蒂亚斯那样，把股票锁进保险柜里。您什么也不用怕。您的处境是明摆着的。您宣布发现一个金矿，然后把它卖给一位有兴趣买进的、上了年纪的先生。您收他的佣金，到此为止，您就脱身了。至于有没有金子，那无关宏旨。倘若没有呢，就是说您象许多人一样搞错了……您会因此而受到责备吗？”

胡利安在沙发里扭动着身子。蓦地，他顿开茅塞，想到了那句决定性的辩白，那句无可反驳的遁词。他站起身似乎表示谈话到此结束，一面回答说：

“不行呀……无论如何我得同我的合伙人商量商量……”

戈尔登贝克放声大笑。

“不，我的朋友。拿合伙人的故事来诓骗我这样的老家伙是不行的。这跟请客吃饭时声称‘刚刚肚子痛’，雇人时说‘方才答应了人家’，一样都是骗人的鬼话。”

“一个经理借口同董事会磋商，一个朋友借口要问问他的合伙人，这种事情我从未容忍过。这些个被称之为董事会和合伙人的幽灵还没有吓倒过我。”

胡利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活象一头被关进笼子的狮子。谎言被揭穿了，他的脸涨得通红。这个家伙怀疑他的话有何根据呢？为什么他就无权有个合伙人呢？处在他的境地，谁都可以辩解一番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不行，他决计不改口，坚持说道：

“您不能怀疑我的坦率。我干吗要拒绝一笔可观的佣金呢？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接受，就是因为我确实有个合伙人……一个我欠他很多债的合伙人。事实上，他才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没有他的许可，我干什么也不行。”

这时，戈尔登贝克已经拄着根象牙把手的手杖，从座位上吃力地站了起来，他的两只皮肉松弛的胖手上带满了戒指。他对胡利安说：

“好吧，我的朋友。这桩交易，您仔细斟酌一下吧。我是想说，去同您的合伙人商量商量吧……您瞧着吧，我们会彼此谅解的。”

他告辞了。

胡利安因恼羞成怒而涨得满面通红。听萨莫埃尔的口气，完全不相信他。于是，他在打字机前坐了下来。